

Angels & Demons



Special Illustrated Edition

朱振武 王巧俐 信艳一译

魔鬼与天使



(插图珍藏版)



丹·布朗

[美] Dan Brown

上海文艺出版社

(插图珍藏版)

天使与魔鬼

[美]

丹·布朗

朱振武 王巧俐 信艳一译



ANGELS & DEMONS

Special Illustrated Edition

D A N
B R O W N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天使与魔鬼:插图珍藏版/(美)布朗著;朱振武,
王巧俐,信艳译. —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4
ISBN 978-7-5321-5214-8

I. ①天… II. ①布… ②朱… ③王… ④信…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4)第 033935 号

Angels & Demons: Special Illustrated Edition

© 2000 by Dan Brown

Arranged with Sanford J. Greenburger Associates, LLC.
throug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Chinese simplified character translation rights © 2014 by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Lt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09-2014-003

责任编辑:刘晶晶
特约策划:吴文娟 邱小群
封面设计:韩捷

天使与魔鬼(插图珍藏版)

〔美〕丹·布朗 著

朱振武 王巧俐 信艳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上海绍兴路74号

电子信箱:csbcm@public1.sta.net.cn

网址:www.sbcm.com

总经銷 利丰雅高印刷(深圳)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720×1000 1/16 印张 26.25 字数 529,000

2014年5月第1版 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321-5214-8/I·4121 定价:88.00元

楔 子

物理学家列奥纳多·维特勒闻到一股焦肉的味道，他清楚那是他自己的肉。他瞪大了眼睛惊恐地看着上面那个晃动的黑影，问道：“你到底想要什么？”

“密码！”那人粗声粗气地说。“当然是密码！”

“可……我不——”

那家伙的烙铁又落了下来，灼热的白色烙铁深深地烙进了维特勒的前胸，烧焦的前胸顿时发出“嘶嘶”的声音。

维特勒疼得大叫起来。“我根本就不知道密码！”他觉得自己就要昏过去了。

那家伙怒目而视。“没有密码！我就怕没有密码！”

维特勒挣扎着竭力保持头脑清醒，但那种昏厥的感觉却正在迫近。惟一让他快慰的是，那家伙是不会从他的嘴里得到什么密码的。正在他思忖之际，那家伙又找出一把刀来，放在维特勒的脸上。刀在他脸上动来动去。那家伙小心翼翼，像是在做整容手术。

“看在上帝的面子上！”维特勒尖叫起来，可是已经太晚了。

1

埃及吉萨省的大金字塔的高高的台阶上，一个妙龄女子对着下面的那个男人大笑着，她喊道：“快点儿啊，罗伯特！我知道我早就该嫁给一个小伙子。”女郎面带神秘的微笑。

罗伯特想尽量赶上她，可双腿却像灌了铅。“等一等吧！”他告饶了。“能不能……”

罗伯特往上爬着，视线开始模糊起来。这时耳边传来了雷鸣般的声音。我得追上她！但他再抬头看时，女友已经不见了。站在那里的竟是个一嘴黄牙的老头儿。老头儿瞪着一双圆眼看着台阶下面的罗伯特，满脸狰狞。这时，罗伯特痛苦得叫了起来，声音在沙漠上空回荡着。



吉萨省的大金字塔

罗伯特·兰登身子一动，从噩梦中醒了过来。床边的电话还在响着，他懵懵懂懂地抓起了话筒。

“哪位？”

“请找罗伯特·兰登。”一个男人的声音说道。

兰登从空床上坐起身来，定了定神道：“我……就是罗伯特·兰登。”他瞥了一眼自

己的电子钟，是清晨，5点18分。

“我得立刻见你。”

“你是哪位？”

“我叫马克西米利安·科勒，是离散粒子物理学家。”

“是什么？”兰登还有点回不过神来。“你确信你找的就是我这个兰登吗？”

“你是哈佛大学的宗教圣像学教授，你有三本关于符号学研究的专著，而且……”

“你知道现在是几点吗？”

“我很抱歉。我有样东西，你有必要看看。在电话上跟你说不大方便。”

兰登不由得叹了口气，顿时不悦起来。这样的事儿以前也有过。这都是他写的那些关于宗教符号的书惹的祸，一次是几个宗教狂热分子打电话给他，让他确认一下他们新近从上帝那里得到的神迹。上个月，俄克拉何马的一个脱衣舞女打电话向兰登承诺，如果他肯南下，飞过去鉴定一下魔术般出现在她床单上的十字形，他就会让他品尝到永世难忘的性爱。那是塔尔萨^①的裹尸布。兰登当时这样答道。

“你是怎么弄到我的电话号码的？”兰登尽量保持礼貌，尽管这个电话来得确实不是时候。

“是在万维网上，在登载你的著作的网站看到的。”

兰登立刻面有愠色。他确切地知道，他根本就沒把家里电话在那个网站上公布。这家伙显然在撒谎。

“我需要见你。”那人很执著。“我不会亏待你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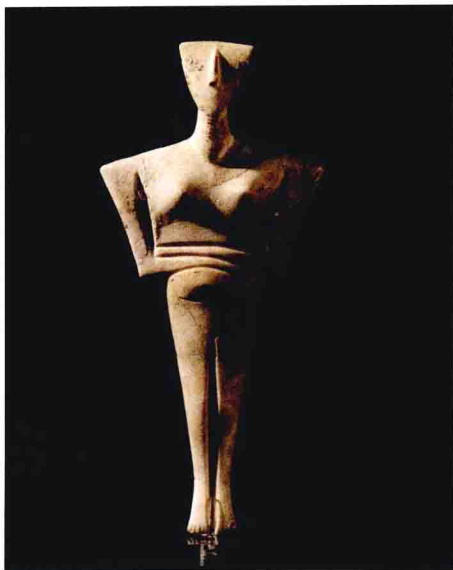
兰登简直要气疯了。“对不起，可我的确——”

“你要是立即动身，到这里大约是——”

“我哪儿也不去！现在才清晨五点钟。”兰登挂断了电话，颓然倒在床上。他闭上眼睛，想再睡一会儿，可就是睡不着。刚才那个梦深深地刻在他脑子里。无奈，他只好穿上睡衣，下了楼。

罗伯特·兰登赤着脚，在位于马萨诸塞、具有维多利亚时代建筑风格的空寂的家里踱着步子，慢慢地喝着一大杯热气腾腾的雀巢即饮巧克力，这是他惯用的治疗失眠的办法。四月的月光透过凸窗洒在华贵的地毯上。兰登的同事们经常笑话他，说他的家根本不像个家，看上去倒像个人类学博物馆。书架上塞满了世界各地的宗教手工艺品——一个产自加纳的伊库巴，一个产自西班牙的金质十字架，一个产自爱琴海基克拉底群岛的雕像，更为难得的是，还有一个产自婆罗洲的机织的博克斯，这是一个年轻勇士青春永驻的象征物。

① 塔尔萨，美国俄克拉何马州东北部城市。——本书关于宗教、文化、科学、艺术以及符号学等方面的知识或典故非常多，所以译者相应地做了注释，以方便读者阅读。本书所有注释皆为译者注。



基克拉底群岛的雕像



伊库巴

兰登坐在他那带有马赫里希^①铜像的箱子上，品着暖融融的热巧克力，凸窗上映出了他的影子。那影像扭曲而又苍白……像个鬼。一个逐渐变老的鬼，他想，这影像残酷地提醒了他，他那年轻的心灵栖居在一个易朽的躯壳里。

兰登虽然不能算是标准意义上的翩翩君子，但在女同事们眼里，今年四十五岁的他还是颇具才子魅力的——他有一头夹有根根银丝的浓密棕发，一双善于探究事务的蓝眼睛，一副充满磁性的深沉的嗓音，以及大学运动员式的热情奔放、无忧无虑的笑脸。兰登在预备学校和大学里都是跳水运动员，因此到现在他仍然有着一个游泳运动员的壮硕身材，硬实的六英尺高的个头，这都是他每天在学校的泳池里游五十个来回的精心维护的结果。

兰登的好友们总是把他看作一个高深莫测之人——一个跨世纪的英才。每到周末，人们总是能够看到他身着蓝色牛仔徜徉在学校的方院之间，与学生们讨论计算机图解决问题或是宗教历史问题；有些时候，人们还会在高品位的艺术杂志上看到他的照片，他穿着海力斯粗花呢外套和苏格兰佩斯利涡旋纹花呢马夹出席邀请他去讲演的博物馆展览的开幕式。

尽管在教学上严谨有加，一丝不苟，兰登却是第一个欣然接受他所赞颂为“高尚、素朴的失落的艺术”的人。他以一种具有感染力的狂热参与各种文娱活动，和大学生们竟建立起了兄弟般的友情。他在校园里的绰号是“海豚”，因为他有着亲切友善的天性，同时有着令人惊叹的跳水能力以及在水球比赛中全胜的骄人战绩。

① 马赫里希，也称大圣，是印度教导师或精神领袖的称号。

兰登兀自坐着，心不在焉地凝视着黑夜。这时，一阵刺耳的声音又打破了室内的宁静，这回是传真机的铃声。兰登现在实在是无力再发火了，只好无可奈何地笑笑。

上帝的子民啊！他独自思忖。盼望弥赛亚^①盼望了两千年，现在还那么执著。

兰登懒洋洋地把手里的空杯放回厨房，慢吞吞地走进镶有橡木饰条的书房里。传真机传送过来的文件就摆在那张托盘上。兰登不由得叹了口气，绰起那张纸头看了看。

顿时，他觉得一阵恶心。

那纸上竟印着一张死尸的照片。尸体被扒光了衣服，头被扭了过去，脸整个朝向了后面。死者的胸前是个可怕的灼痕。这人被打上了烙印……只印了一个词。这个词兰登再熟悉不过了。熟悉得不得了。他瞪大了眼睛满腹狐疑地看着这个十分考究的烫字。

Inimici

5

“光照派。”他结结巴巴地读道，心里怦怦直跳。这不可能是……

兰登对马上就要看到的東西真是有点害怕，便小心翼翼地把这份传真旋转了180度。他端看着这个倒置的词。

兰登一时目瞪口呆，有如遭了一记重击。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便把传真又旋转了一遍，正着端详了一遍，倒过来又端详了一遍。

“光照派。”他低声说道。

兰登惊得目瞪口呆，一屁股瘫坐在椅子上。他如堕五里雾中，呆呆地坐了好半晌。传真机上一眨一眨的红灯终于引起了他的注意，显然，发传真的那个人是要和他通话。兰登盯着闪烁的指示灯看了良久。

终于，他哆哆嗦嗦地摘起了话筒。

2

“你现在可以集中精力听我说话了吧？”那人终于听到兰登拿起了电话，说道。

^① 弥赛亚，犹太人盼望的复国救主。

“可以，先生。当然可以。你能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吗？”

“我刚才是要跟你说的。”这人的声音僵硬而又古板。“我是个物理学家，掌管着一个研究部门。我们这里发生了一起谋杀案，尸体你已经看到了。”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兰登对这个问题还是耿耿于怀，脑子里却都是那张传真图。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嘛！是在万维网上，在载有你的《光照派的艺术》那本书的网站上。”

兰登试图想个明白。他的著作在主流文学圈籍籍无名，在互联网上倒引起了很大关注。但打电话的这个人所说的却有些不着边际。“网页上根本就没有联系方式。”兰登否认道。“这我再清楚不过了。”

“我的实验中心里有人非常擅长从网上获取用户的各种信息。”

兰登还是大惑不解。“看来你实验中心里的人对网络了解颇多嘛！”

“那是当然。”对方反唇相讥。“万维网就是我们发明的。”

从对方的语气里，兰登听得出他并没有信口雌黄。

“我得见你。”那人执著地说道。“这不是我们在电话上可以探讨的事儿。我的实验中心从波士顿坐飞机只要一个钟头。”

6

兰登站在灯光昏暗的书房里，细细琢磨着手上的传真。这个图形太令人震撼了，它可能成为本世纪在碑文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他十年的研究被一个符号证实了。

“十万火急。”那人催促道。

兰登死死地盯着那个烙印。光照派。他一遍又一遍地读着。他的研究总是建立在化石的对等象征物——古代文献和历史传说上，但眼前的这个图形却是当今的事物。是现在时态。兰登像个古生物学家迎面遇上了一只活生生的恐龙。

“我已经擅自作主给你派去了一架飞机。”那人说道。“飞机二十分钟后就可抵达波士顿机场。”

兰登一时语塞。坐飞机只要一个钟头……

“请原谅我自作主张。”那人又说道。“我这儿需要你。”

兰登又看了看传真——一个被白纸黑字证实了的古老的神话，个中隐秘着实骇人听闻。他心不在焉地看着凸窗外面。第一缕晨曦已经洒在后院的白桦树上，但这景色今天看来却有些不同往日。他既恐惧又兴奋，这种奇怪的心理笼罩着他，他知道他已经没有选择了。

“你赢了。”兰登说。“告诉我到哪里去乘飞机。”

3

几千英里以外，两个男人正在会面。房间内漆黑一团，这是典型的中世纪石头建筑。

“本韦努托。”领头的那个男人说。他坐在阴影里，看不出长得什么样子。“你得手了吗？”

“当然。”另一个人在黑暗中答道。“活儿干得漂亮极了。”这人的话像四周石头墙壁一样冰凉坚硬。

“没有留下什么蛛丝马迹吧？”

“干净极了。”

“不错。我要的东西有了吗？”

杀手那乌黑发亮的眼睛一闪一闪的。他拿出一个沉甸甸的电子仪器放到桌子上。

坐在阴影里的人似乎很满意。“你干得很地道。”

“为兄弟会效力是我的荣耀。”杀手答道。

“第二步行动马上就要开始。稍事休息，我们今天晚上要把这个世界搞它个天翻地覆。”

4

7

罗伯特·兰登的萨博牌 900S 型轿车风驰电掣般驶出了卡拉汉隧道，出现在离洛根机场入口处不远的波士顿港口的东侧。他核对了一下方向，找到了机场路，向左转经过了老东方航空大楼。沿着这条进口道路三百码以外的地方，一个飞机库在黑暗中已隐约可见，上面印着一个很大的“4”字。兰登把车缓缓地开进了停车场，欠身下了车。

大楼的后面闪出了一个穿着蓝色飞行服的圆脸男子。“是罗伯特·兰登吗？”他喊道。那人的口气很友善，兰登听不出他是什么地方口音。

“正是我。”兰登说着，锁上了车子。

“真是来得早不如来得巧。”来人说道。“我刚刚着陆。请跟我来。”

他们转过大楼，兰登觉得有些紧张。他实在不习惯这种神秘电话和这种与陌生人的秘密约会。由于全然不知此行何为，兰登还是穿上了平时上课时的衣服——下身是粗布呢裤子，上身是圆翻领毛衣，外套一件海力斯花呢上装。二人走着，兰登脑子里还想着上衣口袋里的那份传真，依然觉得传真上面的图像难以置信。

飞行员似乎觉察到了兰登焦虑的心情。“坐飞机对您来说不是问题吧，先生？”他搭讪着说。

“这无所谓。”兰登答道。烫了字的死尸对我来说才算是问题。坐飞机好对付。

飞行员领着兰登走过机库，转过拐角，他们走上了跑道。

兰登在跑道上突然停住了脚步，看着停在柏油碎石铺的停机坪上的飞机，他惊得目瞪口呆。“我们就乘这个？”

那人笑道：“喜欢它吗？”

兰登端详了半天：“喜欢它？这是什么东西呀？”

眼前的飞机是个庞然大物，要不是其顶部被铲平了，变成了一个完善的水平面，你还真有可能联想到航天飞机呢。飞机停在跑道上，俨然一个巨大的楔形。兰登心想，自己一定是在做梦。这东西看上去就像别克轿车，全然没有机翼，只是在机身的尾部有两个短粗的鳍。艏部伸出一对导向装置。飞机的其他部分都是壳体——从头到尾大约有 200 英尺长——没有窗，除了壳体，什么都没有。

“这个家伙加满油后重二十五万公斤。”飞行员介绍道，像个父亲在炫耀刚出生的孩子。“它是靠液氢与固氢的混合物驱动。外壳是碳化硅纤维合成的钛金冲模。这架飞机的推重比是 20 : 1，而大多数喷气式飞机的推重比只是 7 : 1。主任一定是心急火燎地想要见你，他可不轻易派这个大家伙出来。”

“这家伙能飞？”兰登问道。

飞行员笑了笑：“噢，当然能。”他领着兰登穿过柏油碎石铺的停机坪，径直朝飞机走去。“我知道这家伙看上去挺吓人的，但你最好习惯它。五年之后，你看到的都会是这些小家伙——HSCT 型飞机，也就是民用高速飞机。我们实验中心是最先拥有这种飞机的用户之一。”

肯定是个不得了的实验中心，兰登心想。

“这一架是波音 X-33 的样机。”飞行员接着说道。“不过还有几十种其他飞机，俄



X-33 航天飞机

罗斯人有喷气式截击机，英国人有水平起降机。未来就在这里，只不过要假以时日它才能推向普及，你可以跟传统的喷气式飞机吻别了。”

兰登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看这架飞机说：“我想我宁愿选择传统的喷气式飞机。”

飞行员指了指上面的梯板。“兰登先生，这边请，小心台阶。”

几分钟后，兰登已经端坐在空荡荡的座舱里。飞行员把兰登领到了前排，替他扣好了安全带，然后走到前面，消失在飞机的驾驶舱里。

这架飞机的座舱与宽体商务客机惊人地相似，惟一的区别是它没有窗子，这使兰登颇感不适。兰登一生都受着轻度的幽闭恐惧症的困扰——孩提时候的一次意外到现在对他还有影响。

兰登对密封空间的厌恶并不是让他感到浑身无力，而是常常令他觉得心神不定，这表现在很细微的方面。他总是避免参加回力网球或墙网球等封闭空间里的运动，而且，尽管经济适用的学校职工用房唾手可得，他还是心甘情愿地花上一笔小钱购置了那座宽敞明亮、有着高高屋顶的维多利亚风格的宅邸。兰登常常怀疑自己小的时候对艺术世界的爱好源于对博物馆那宽敞的空间的热爱。

飞机的引擎在下面拼命地吼叫着，带动得整个机身都跟着颤动。兰登强忍着，等待着。他感到飞机在滑行，轻缓的乡间音乐在头顶上悠然地响了起来。

一边舱壁上的电话“嘟嘟”地响了两声，兰登抬手摘下了听筒。

“你好。”

“惬意吗，兰登先生？”

“一点也不惬意。”

“放松些，我们一个钟头后就到那儿了。”

“那么，你说的‘那儿’准确地说是哪儿？”兰登突然意识到自己对去什么地方全然不知。

“日内瓦。”飞行员回答着，同时加快了速度。“我们的实验中心在日内瓦。”

“日内瓦。”兰登重复道，感觉好了些。“纽约州的北部地区，说实在的，我在赛讷卡湖附近还有亲戚呢。我还从来都不知道日内瓦有个实验中心呢。”

飞行员大笑道：“可不是纽约的日内瓦，兰登先生，是瑞士的日内瓦。”

兰登好半天没回过神来。“瑞士？”兰登感到他的脉搏跳动加快了，“我记得你说去这个实验中心只有一个钟头的路程。”

“是一个钟头的路程，兰登先生。”飞行员轻声笑道。“这架飞机的飞行速度是15马赫数。”

5

在一条繁忙的欧洲大街上，杀手在人群中穿梭着。这杀手强悍有力，肤色黝黑，且

诡计多端。那一次电话会谈依然令他感到肌肉紧张。

事情很顺利，他这样对自己说。尽管雇主还从未让他看见过脸，但他能现身，杀手也感到非常荣幸了。离和雇主第一次接触真的才过去了十五天吗？杀手还记得那次电话中的每一个字……

“我叫杰纳斯。”打电话的人曾这样说。“我们都是道上的人，我们有个共同的敌人。听说你是待价而沽的杀手。”

“这要看你是哪条道上的。”杀手回答道。

打电话的人告诉了他。

“你是在开玩笑吗？”

“你听说过我们的名字，这我知道。”打电话的人回道。

“那是当然，兄弟会的大名如雷贯耳。”

“那么你怀疑我是个冒牌货了？”

“谁都知道兄弟会早已灰飞烟灭了。”

“这只不过是瞒天过海的计策。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谁都不怕的人。”

杀手将信将疑地问道：“兄弟会还在？”

“只是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隐秘而已。我们的势力可以说无孔不入……甚至连我们不共戴天的死敌的堡垒中也打入了我们的人。”

“这不可能吧。他们称得上是铜墙铁壁。”

“我们的手很长。”

“再长也长不到那个程度吧。”

“你很快就会相信的。兄弟会的势力是毋庸置疑的，有件事儿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你们做了什么事儿？”

打电话的人把那事儿跟他讲了一遍。

杀手一下子瞠目结舌了：“真是难以置信。”

第二天，这件事儿上了世界各地报纸的头条。杀手这下成了信徒。

现在，十五天过去了，杀手心中的疑云早已散尽。兄弟会还在，他想。他们今晚将一试身手，展示他们的实力。

杀手穿行在大街上，乌黑的眼睛一闪一闪的，他思谋着这些天的事儿。行走在我们这个星球上的有史以来最秘密、最可怕的组织之一兄弟会请了他做事儿。他们的选择是对的，他这样认为。他在保密方面的名声不亚于他不怕死的名声。

现在，他已经勇敢地为他们做了事。他已经干掉了目标，而且也把东西按照吩咐交给了杰纳斯。现在该由杰纳斯发号施令，妥善放置那样东西了。

妥善放置……

杀手不知道杰纳斯会怎样处理这个棘手的问题。这人显然有内应。兄弟会的势力范围似乎遍布每个角落。

杰纳斯，杀手想。显然是个含有密码意味的名字。他想，这个名字是不是与罗马

的两面神有关……或是与土星的卫星有关？^①这些都无关紧要。杰纳斯的功力深不可测，无疑他已经证实了这一点。

杀手一路走着，想象着自己的祖上正微笑地看着他。今天，他就要为他们而战，他的祖上早就已经与他们的宿敌开战了，这场战争可以追溯到十一世纪——那时，敌人的圣战部队首次劫掠了他们的土地，强奸、屠戮他们的人民，宣称他们肮脏龌龊，还亵渎他们的教堂和神像。

为了自卫，他的祖先成立了一支精悍的敢死队，这支敢死队作为护国者而闻名全国——他们在乡间流动作战，屠杀遇到的所有敌人，是一群技艺高超的杀手。他们不仅因残酷的屠杀，而且还因以酩酊大醉的方式来庆祝这种屠杀而闻名遐迩。他们选择的是一种他们称为“黑煞”的烈性麻醉剂。

随着狼藉声名的远扬，这些杀手逐渐被人们称为“黑煞星”——字面意思即“嗜黑煞者”。后来，“黑煞星”这个词几乎在每一种语言里都成了“死亡”的同义词。这个词现在仍在使用，甚至在现代英语中也在使用……只不过就像杀人的手段变化了一样，这个词也发生了演变。

这个词现在叫“刺客”。^②



罗马杰纳斯神

6

六十四分钟后，满腹狐疑、还有点儿轻微晕机的罗伯特·兰登走下了飞机的舷梯，

-
- ① 杰纳斯(Janus)，是罗马神话中的天门神，头部前后各有一张面孔，故亦称两面神，司守护门户和万物的始末。接下来一句中杀手的猜想即源于此。此外，Janus还可指土星十颗卫星中最小的一颗，土卫十。这句话运用了Janus的两个词义，一语双关。这是丹·布朗常用写作手法之一。
- ② 刺客(assassin)这个词本来指1090至1256年间叙利亚、波斯等地暗杀十字军的穆斯林秘密团体成员，现在一般指谋杀政治要人的暗杀者，刺客。根据作者的说法，这个词是从hassassin(本书根据发音及词义译成“黑煞星”)一词演变而来的。assassinate(暗杀，谋杀；毁谤)即与这个词有关。

步入了阳光明媚的机场跑道。清新的微风吹拂着兰登的海力斯粗花呢上装的翻领，宽敞的空间真是美妙极了。他望了一眼四周，近处是苍翠葱茏的山谷，远处是白雪皑皑的峰峦。

我简直是在做梦，他自语道。很快就会醒过来的。

“欢迎您到瑞士来。”飞行员大声说道，声音压住了身后这架 X-33 型飞机雾气燃料 HEDM 引擎的轰鸣。

兰登看了看表，早晨，7 点 07 分。

“您正好过了六个时区。”飞行员道。“现在是当地时间下午一点多一点儿。”

兰登调整了时间。

“您感觉如何啊？”

兰登揉了揉腹部道：“像是吃了聚苯乙烯泡沫塑料似的。”

飞行员点头道：“那是高空病。我们刚才是在六万英尺的高空，在那个高度，您的体重比平时轻了百分之三十。幸亏我们是短距离飞行，要是飞往东京，我们就得一直升到最高处——一百英里的高空，那您的五内可就要翻江倒海了。”

兰登无精打采地点了点头，暗自庆幸。细想起来，兰登这次乘坐飞机与普通飞行也没什么大的区别。除了在起飞时那强劲的加速度以外，这架飞机在其他方面给人的感觉与普通飞机都一般无二——偶尔有轻微的气旋，还有攀升时的几次气压，全然感觉不出它是以可以令人昏厥的一万一千英里的时速在高空呼啸而过的。

几个技师动作麻利地跑上跑道，一起迎向这架 X-33 型飞机。飞行员陪伴着兰登来到控制塔旁边的停车场里，这里停放着一辆黑色标致轿车。不一会儿，他们已经疾速行驶在穿越谷地的柏油路上。远处，一群杂乱的建筑已依稀可辨。外面，青草覆盖的旷野变得模糊起来。

飞行员已经把车开到了时速一百七十公里，也就是每小时超过一百英里，兰登不敢相信地看着车上的速度表。这个家伙这么玩命地开到底是为哪般？

“离实验中心还有五公里。”飞行员说。“我要在两分钟之内把你送到那里。”

兰登徒劳地寻找着安全带。为什么不给三分钟的时间，让我们都活着到那儿呢？汽车在飞驰。

“喜欢里巴吗？”飞行员把一盒磁带塞进放音机，问道。

一个女人开始唱了起来：“这就是那孤独的恐惧……”

我这里没有恐惧，兰登漫不经心地想。兰登的女同事们经常戏谑地说他收藏那么多高品位的手工艺品显然只不过是充实一个空荡荡的家而已，她们坚持认为兰登家里有个女人的话会舒坦得多。兰登对此总是一笑置之，还提醒她们说自己的生活中已经有了三个最爱——符号学、水球和独身，而独身的好处是给他以自由之身，使他得以周游世界，他可以想多晚睡就多晚睡，可以品着白兰地，读自己爱的书，享受宁静的夜晚。

“我们这里就像个小城市。”飞行员的话把兰登从遐想中拉了回来。“可不光是个实验中心。这里有超市，有医院，甚至还有电影院。”

兰登木然地点了点头，一边看着前面拔地而起、绵延不断的楼群。

“说实在的，”飞行员又说道，“我们这里有地球上最大的机器。”

“真的？”兰登仔细端详着外面的一切。

“你从外表是看不到这台机器的，先生。”飞行员笑道。“这台机器埋在六层楼深的地下。”

兰登已无暇细问。飞行员连个招呼都不打就来了个急刹车，轿车向前滑动着，一下子停在了一个混凝土的岗亭的外面。

兰登看了看前面的指示牌：入境检查。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到了什么地方，突然感到一阵惶恐。“天啊，我没带护照！”

“用不着护照。”飞行员给他吃了颗定心丸。“我们和瑞士政府有长期协议。”

飞行员拿出一个证件交给了守卫，兰登坐在那里目瞪口呆地看着。守卫把证件在电子检测仪上刷了一下，仪器亮起了绿灯。

“客人姓名？”

“罗伯特·兰登。”飞行员答道。

“谁的客人？”

“主任的。”

守卫蹙了蹙眉。他转过身查对了一下计算机输出的文件，和计算机显示器上的数据又核对了一遍，然后转向窗口：“祝你在这里呆得愉快，兰登先生。”

轿车像离弦的箭一般又冲了出去，风驰电掣，一眨眼就开出了两百码，来到主楼的入口处。眼前赫然耸立着一座玻璃钢筋结构的超现代的矩形建筑。兰登对这座建筑的透明设计感到很惊奇，他对建筑学一向情有独钟。

“玻璃教堂。”飞行员在一旁告诉他。

“是座教堂？”

“嗨，不是。我们这里什么都有就是没有教堂。物理学就是这儿的全部宗教。在这里你可以随便说上帝的坏话，就是不能对夸克和介子^①稍有不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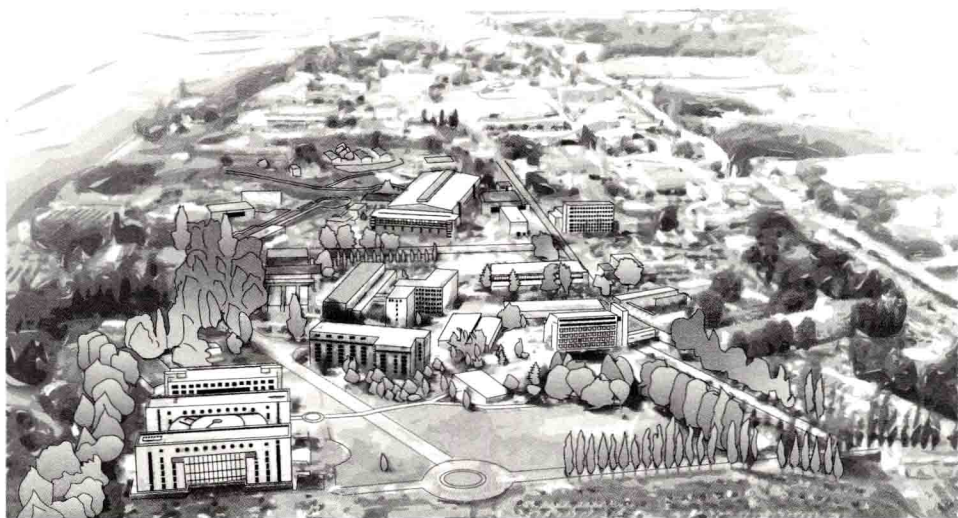
飞行员把车掉了个头，在玻璃建筑前停了下来，兰登兀自茫然地坐在那里。夸克和介子是怎么回事儿？竟然没有边境管制？15马赫喷气式飞机又是怎么回事儿？这些家伙到底是些什么人？大楼前面的法语大理石碑刻给了他答案：

(欧核中心)
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

“核研究？”兰登问道，他对自己的法语水平还是非常自信的。

^① 夸克(基本粒子之一)和介子都是核物理学名词。

飞行员没有回答他，他向前倾着身子，正忙着调试轿车上的盒式放音机。“您到地方了，主任会在入口处等您。”



欧洲原子核研究中心(艺术家的画作)

兰登注意到入口处有个人坐在轮椅里，正驱着轮椅朝他们过来。那人看上去六十岁出头，满脸憔悴，头顶光秃，下颚僵硬呆板，外罩一件白色的实验服，穿着白鞋的双脚搁在轮椅的脚垫上。还隔着一段距离，你就能感觉到他双目的呆滞——像两颗灰色的石子。

“就是他？”兰登问。

飞行员抬起头看了看道：“好了，我得走了。”他转过头给了兰登一个坏笑。“说曹操，曹操就到。”

兰登实在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他硬着头皮走了过去。

轮椅里的人加速迎向兰登，他伸出冷冰冰的手道：“是兰登先生吗？我们在电话里交谈过。我叫马克西米利安·科勒。”

7

马克西米利安·科勒，“欧核中心”的总指挥，人们背后都管他叫“君主”，这倒不是出于尊敬，而是出于对这个坐在轮椅宝座上统治着这个领地的人物的惧怕。虽然没有几个人与他有私交，但他致残的可怕故事在“欧核中心”却是无人不晓，倒也没有什么指责他的尖酸刻薄，或是他献身于纯科学的誓言。